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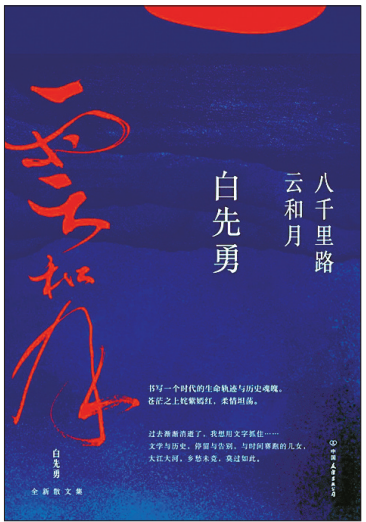
三味书屋

人间晚晴夕照明——读白先勇新著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

车厘子

在鄞州书城的微信公众号上读到《白先勇：我和夏志清的文学因缘》一文，才知道白老师出新书了，书名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《文学因缘》正是其中的一篇。

从作品的绝对数量来看，白先勇不算是一个特别“高产”的作家，他有三部短篇小说集，长篇小说只有一部，散文集也只出过四五种。但白先勇的好在于内功深厚，不声不响隔个几年，总能捧出新的精品来。这“新的精品”并非一定指新近写成



品鉴

素手执棋，深衣藏剑——读海飞长篇小说《战春秋》

赵 莹

海飞新作《战春秋》的人物中心不再同以往作品一般聚焦于男性角色，而是用更多的笔墨描摹女性谍者的形象，像书中出现的西施、郑旦等人，都呈现出浓厚的悲剧色彩。众所周知，西施是越国用来迷惑吴王夫差的棋子，但是这位女性人物的心路历程始终是一团迷雾。所以，海飞另辟蹊径，不多言兵家攻占之城，而是从小人物入手，编织出了一个跌宕起伏、动人心魄的春



来自大自然的語言——《借个院子过生活》读后

陈 峰

只要一说到徽州，陷于职场的现代人总会眼放光芒，心里已经涌上诗句“一生痴绝处，无梦到徽州”，而飘浮于脑海的则是飞檐翘角、粉墙黛瓦的画面。徽州，如世外桃源般存在于俗世中，安放著疲于奔波的灵魂。这不，作者禾子逃离灯红酒绿的城市，在徽州盖起了自己的“乌托邦”。盖就盖了，还为此出了一本书，书名叫《借个院子过生活》。借什么样的院子，就过什么样的生活。合上书，确认，这院子不错，这生活也不错，再确认，作者还是个诗人。

这本书可真有意思，要说主题，禾子围绕如何盖他的“乌托邦”而展开，这样一说，可能有人会觉得这本书是枯燥的说明文。其实呢，一点都不。看看那些篇名，《乡亲们晚上八点就休息了》《呦，白云禅院开门了》《我就不信做不了一本笔记本》《这世间总是充满美好的事物》《满眼都

的文章，而更像是深埋多年的佳酿起土而出，重新拿来宴客。经过岁月的积淀，美酒可不更添馥郁嘛。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所收录的，是白先勇自2002年以来发表的一些文章，分三辑，“家国情怀”记述作者父母及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；“记人物”记述师友之间的情谊往来；“阅读感怀”辑录了近年所撰写的书评序文等。

首辑“家国情怀”以“八千里路云和月”为前缀语，书名亦由此而来，可见白先勇心目中的重点是在这一部分。然而读者的口味总难与作者一致，尽管白先勇在民国史写作方面有其独特的优势，但关于其父白崇禧将军的行述，其实已有上下册的大著《父亲与民国》珠玉在前，而关于其母马佩璋女士的生平，我个人觉得多年前《蓦然回首》一文中涉及的少许回忆文字便已足够感人，譬如那句“母亲一向为白马两家支柱，遽然长逝，两家人同感天崩地裂，栋梁摧摧”。话在精而不在多。

我最感兴趣的是他记述师友情谊的文章，里边提到的人物，多是海外华人文艺界成名已久的大腕，例如《人间重晚晴》记学者李欧梵，《怀念高克毅先生》记翻译家高克毅（乔治高），《走过光阴，归于平淡》记画家奚淞，《文学因缘》记学者夏志清，《谪仙记》记演员林青霞……白先勇

同这些文艺家的交集，必然与大陆作家迥异。

从语言风格来看，小说家白先勇和散文家白先勇是统一的，其小说的文字如何典雅精致，其散文的文字就有如何典雅精致。白先勇以小说获大名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他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小说家的巅峰高度，可是他晚年不写小说了，而以写回忆录性质的散文为主。因此，在相同语言风格的基础上，其散文又比小说多了一份过尽千帆洗尽铅华的人生阅历，味道更为醇厚。

从感情色彩来看，白先勇的小说无不透着一股浓重的悲剧意味，带着如陈世骥评金庸《天龙八部》“无人不冤，有情皆孽”般的悲天悯人之感。他曾分析，“中国文学的一大特色，是对历代兴亡感时伤怀的追悼，从屈原的《离骚》到杜甫的《秋兴八首》，其中所表现的人世沧桑感，正是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，也就是《三国演义》中‘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’的历史感，以及《红楼梦》‘好了歌’中‘古今将相今何在，一堆荒冢草没了’的无常感”。同时观照白先勇自身的性格，又可以从他过去的散文中看出来，早年他是个很“心急”的人——幼年养病时的心急，少年读书时的心急，上大学写小说时的心急，以至于赴美留学时过圣诞节看到的都是“残年急景”。而

到了《八千里路云和月》，我们明显品读出了一个“衰年变法”的白先勇，年至耄耋的他，早已与人生达成和解，不再满腔感伤主义，心境转为平和柔缓、乐天知命。正如他在《人间重晚晴》文末所强调的，李义山“‘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’遂成千古绝唱，但良辰美景如此无可挽回，不免悲怆……‘天意怜幽草，人间重晚晴’到底温婉得多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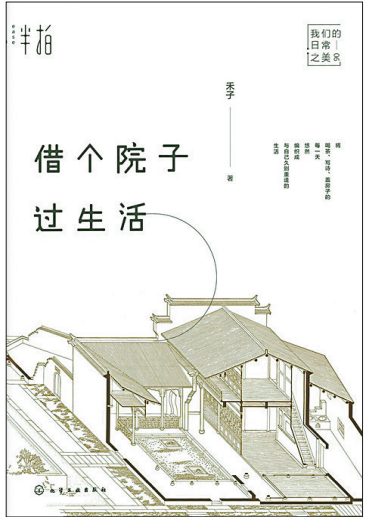
全书最令我称羨处，还在于白先勇与师友过往交游时的趣闻乐事，如《文学因缘》回忆夏志清先生领着他们一伙留学生去纽约的哈德逊河坐游船，“那是个初夏的晴天，哈德逊河上凉风习习，纽约风光，历历在目，夏先生那天的兴致特别高，笑话一直没有停过，热闹非凡。五十年前那幅情景，迄今栩栩如生”。又如《谪仙记》写林青霞与好友金圣华一起到北京国家大剧院观赏昆曲《牡丹亭》，“她没看过昆曲，只想试一试看第一本，哪晓得一连却看了三天，完了意犹未尽，还邀请《牡丹亭》的青年演员去吃夜宵，她一下子便被昆曲的美迷住了”。

假使没有白先勇优美文笔的记录，我们也许无从知道中国人曾有过那么优雅的生活方式。旭日朝霞晴光满天固然是一种大美，夕阳晚霞余脉脉又何尝不是另一种大美。

角色，诉说着生命的悲欢。在西施一步步成长为谍者的过程中，遭遇重重困难，首先得从颜王后和苧王妃的打压下获得夫差的注意。当然，“宫斗”只是她前进路上的一小步，她还需要摆脱伍子胥的监视，将自己摘除在外，借由叔护事件，她成功地让夫差对伍子胥产生了嫌隙。所以，谍者是一门高级的学问，想要在乱世中成功潜伏，光有外表远远不够，内在的智慧和同伴的配合也很重要。

在阅读海飞过往的作品时，总能发觉他在脉络把握上的精妙之处，他写的“烧脑”小说，不仅融合推理、言情、家国等元素，亦以细致的方式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，像甘纪为护郑旦情愿自断一臂，隐于乡野，却在吴国即将沦陷、明知死局不可破的情况下，选择和自己的君主死在一起。还有一心为国的伍子胥，作为典型的复仇者形象，他在书中一直是激进而刚毅的，为国一夕白头，甚至死后要将头颅挂在吴国都城的城门上，眼睛始终望向越国的方向。由此，这场不断“逆转”的间谍大战告一段落，而那些温情的、动人的情绪却生长与延续著，从未改变。

海飞这样的写法，为古代谍战小说创作加入了新思考，耐读且有嚼头。



亮》里，作者写道：“他拍得很投入，把摄像机当作了舌头，紧贴着年轻木艺师的手，如饥似渴，好像是要把这迷人的手艺吞进摄像机里。”看着这些信手拈来的好词好句，深深佩服作者的文字驾驭能力。把时间“浪费”在这本书上，值。

我还有许多没有实现的愿望，包括去徽州，如今在我心里，徽州仿佛又添上了一个景点。作者经过一个菜担子时，曾说了这么一句话：多么水灵的植物啊，仿佛铺了一地大自然的語言。来自大自然的語言，多美啊。

《中华蟹史》



蟹是国人餐桌上的爱物，俗话“吃遍天下百样菜，不抵水中一只蟹”，表达了人们对蟹的钟爱。《中华蟹史》的作者钱仓水主要是在故纸中“邂逅”螃蟹，他广罗资料，先后出版了《蟹趣》《说蟹》等书。相对前面的著作，这本55万字的《中华蟹史》更为厚重，是他20多年的研究成果。按朝代顺序编排，从先秦至明清，合计六大部分，由蟹文、蟹诗、蟹事、蟹食等构成，配上150幅插图，图文并茂。

国人食蟹有着悠久的历史，周代出现的美食“蟹胥”，是最早见于文字的吃蟹记录。钱仓水对比资料，得出“蟹胥”就是“蟹酱”的论断。接着，他又推断早期的蟹酱是将蟹捣碎而“盐藏酒渍”的，

《坡道上的家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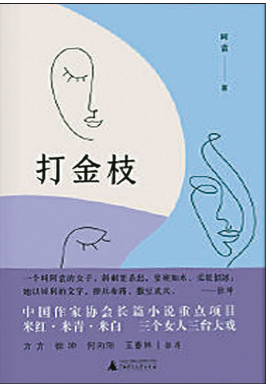


日剧《坡道上的家》在2019年热播，掀起公众对初为人母的年轻女性育儿处境的关注与激烈争论。该剧改编自角田光代的同名小说。

小说的核心是一起案件。被告安藤水穗溺杀女婴，里沙子恰巧被选为候补国民参审员，在八天的陪审时间里，随着涉案人员的辩护与案件细节的逐渐展开，里沙子的自我意识开始苏醒。案件是明朗的，没有其他凶手，人们迫切想了解的是，什么样的母亲会杀死孩子？什么样的心理驱动会犯下这样的罪行？

人们所确信的事情，并不等于是正确的。参审员的身份赋予里沙子特别的观察视角，涉案人员各有立场，各有想要保护的人。参审员因教育、观念等不同，各有

《打金枝》



人们通常把皇亲国戚家的千金小姐称作“金枝玉叶”，于是就有了经典剧目《打金枝》。可这样的富贵生命在平常百姓家并不多见，于是作家阿袁笔下的米红就格外吸引眼球。

米红仅仅因为被弄堂摆摊看相的老娘说有“娘娘命”，就在米家三个女儿中备受母亲朱凤珍的宠溺。米红的优越感日益增强，慢慢地真就恃宠生娇自命不凡了。美貌如她，在平民巷和技校中做出一副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端庄仪容，背后却是与交往男生的虚与委蛇欲擒故纵。嫁入豪门的生活仿佛真应了老娘的断言，然而好日子并不长久，米红被休回了娘家……

《打金枝》这部小说，讲述了不同特质的姊妹三人各不相同又

作者	钱仓水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19年11月

到了宋明时期，蟹酱的制作工艺又得到了丰富。食蟹史就是中华文明史的缩影。

形态奇特、鲜美可口、寓意吉祥的蟹得到了历代画家的垂青，韩滉、黄筌、沈周、陈淳、徐渭、齐白石等皆是画蟹名家。钱仓水还提到，南唐后主李煜也是此中高手，他有一幅《蟹图》曾被宋人收藏，被誉为“铭心绝品”。由于李煜在词学上的成就太盛，以致“画蟹名家”的身份不为人知。

在《西游记》《红楼梦》《聊斋志异》等古典小说中也能见到蟹的身影，特别是在《红楼梦》中，吃蟹的场景多次出现。钱仓水重点提到了凤姐等人在藕香榭吃蟹一段，他从凤姐所言“螃蟹不可多拿来，仍旧放在蒸笼里，拿十个来，吃了再拿”中看出三层意思，分别是要吃整螃蟹、要吃蒸螃蟹、要吃热螃蟹，并就此展开详细叙说。

蟹不光是好食材，背后更体现着一种博大精深的文化。读《中华蟹史》之后，感触更为深刻。（推荐书友：李晋）

作者	（日）角田光代
译者	杨明绮
出版	浙江人民出版社
日期	2020年1月

各的看法，甚至连法官也会流露主观的想法。小说多处情节突出了里沙子觉察到的强烈的不和谐感，她试图解决人们的认知分歧，但是除了六实之外，其他参审员与她非常隔阂，这反过来也促使她产生自我怀疑，自己所看到的、所思考的，是否就是正确的呢？

里沙子和水穗是一组镜像，小说明确地、不断地强调里沙子的代入感。在日本文化里，两性的差别经常将双方处于相互对立的位置，水穗的薪酬高于丈夫安藤孝士，但为了维护丈夫的自尊心，退隐承担家务的是她。她在婚后对于家庭经济困境的焦灼与抱怨，也被解读为虚荣的表现，并作为犯罪的动机。只有里沙子，在把水穗作为参照表的过程中，意识到了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冷暴力。

最惊然而惊的是，整部小说没有一个恶人。促成恶果的，是一只共同的手。这只手制造了一个灰蒙蒙的环境，指给年轻的母亲们，说：你要待在那里，好好干！（推荐书友：林颐）

作者	阿 袁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19年12月

跌宕起伏的生活经历，三个女人三台大戏，戏份相对均衡，反映出的人物特点却各有不同。米红不但貌美，学东西也挺快。米青是典型的“一根筋”，只要有书在，天荒地老与自己也不相干。米白除了“白”，没有什么显著的优点。可作者写的时候，却赋予了她十足的可爱：她眯起眼睛笑的时候，她讨好人时嗲嗲的声音，她做出小肥猪的样子……傻人有傻福，说的就是她和米红的闺蜜苏丽丽，两人最后都有了不错的归宿。

阿袁是典型的学院作家，文字华美，具有张爱玲式的神韵。她的小说像拔丝苹果，总能带起千丝万缕的历史文化记忆。在《打金枝》中，阿袁又使出杀手锏——把当下的人和事，与《诗经》、唐诗宋词、书法相联系，从而构成了一种极具张力的表述方式。在小说中，阿袁又使出杀手锏——把当下的智慧和、机警、调皮、爽快，以及语言背后的冷幽默，是最吸引读者的所在。而她对江南小镇平民生活和大学校园生活的熟谙，又使她的作品鲜活生动引人入胜。（推荐书友：朱延嵩）